



## □白湖

桂花飘香的季节,我回到900多公里外的家乡小城,参加了一场热闹的婚礼,光华璀璨的灯光下,几百人欢聚一堂,共祝一对新人新婚快乐,百年好合。有许多人,我并不认识,但也有许多熟悉的面孔是看着我长大的,如今,又一起来见证年轻一辈的成长。

他们拉着我的手,亲切地说:“一点也没变。”我看着他们,双鬓斑白,脸上绽开的笑容被层层褶皱包围,许多的话说不出来,只是傻乎乎地笑。他们是我父亲与母亲几十年的老亲戚老朋友老邻居老同事,以后的岁月,也会将这份情谊一直延续下去。

我亲历着这长久的情意,不敢说,这情谊与情意多么无私多么感人,但他们带给我的感受却实实在在,既朴素又温暖,像秋日的街头忽然飘过来的炒栗子香,像微凉的空气里烤地瓜的香,都叫人心头一暖。茨威格有一句名言,“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,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”父母辈固守他们的出生地,一辈子不曾远离,这些长长短短的情谊,或许也算是命运赠送给他们的礼物,以嘉奖他们对故土的眷恋,而像我这样的远离者,既然选择了背井离乡,那就必然要承受永远的乡愁。如果有朝一日衣锦还乡,春风得意马蹄疾,飘飘然者,大约是体会不到这乡愁的哀怨悱恻,我曾经也是飘飘然者,后来却好像大梦初醒。有一日,听一首老歌《笑看风云》:“谁没有一些,刻骨铭心的事,谁能预计后果?谁没有一些,旧恨心魔,一点点无心错?谁没有一些,得不到的梦,谁人负你负我多?谁愿意解释,为了什么……”一遍遍地听,一时间心痛难言。

小时候,黄昏时分,站在阳台上看万家灯火,常常好奇,灯火后的人和灯火后的故事。再大一些,仰望夜空,看繁星点点,又会想象一颗星与另一颗星之间的故事。但也只是想想而已,并未真正地去体会人与人、灯火与灯火、星辰与星辰之间最真实的关联。也是在某一天,看见这样一句话:“我们探索宇宙是想要寻找陪伴,证明地球并非唯一拥有智慧生命体的星球,不用像蓝色泪珠在茫茫无边的宇宙孤悬。”那一瞬,如利箭穿心,终于明白了自己对灯火、对星辰的遥望,寄托了内心怎样的情感与情绪。

也是在小时候,最爱看《西游记》,羡慕手握如意金箍棒的孙悟空,有通天彻地的本领,嬉笑怒骂,自在随心。可真正长大,才知道,大多数人都做不了孙悟空,连插科打诨的猪八戒都做不了,到头来,只能老老实实做那个挑着担子的沙僧,一路西行,一路修行,实在乏善可陈。一位网友说,“橘子不要去想苹果的问题。”道理总是对的,可是多遗憾啊,一心一意想长成一棵苹果树,在秋日的光里,结出红艳艳香喷喷的红苹果,可是,最后却长成了不起眼的小橘子,半青半黄,无人在意。

这样的我,或者我们,总是免不了——一边思乡,一边却近乡情更怯。

也想做一个长情的人,做一个长期主义者,有长长久久的亲情、友情,有一以贯之的兴趣与爱好,有到老迈的那一天也心无芥蒂的人生知己,有择一事终一生的一份职业勤勤恳恳耕耘一辈子,命运却扑朔迷离,总叫人看不清来来往往的人与反反复复的事。

我很少主动伸手去抓住什么,可是一旦握住了彼此的手,就总是不忍心松开已然握住的手。桃李芳菲时节,我们一起牵手走过生命的初春,那么,当秋风渐凉,蓦然回首,你,你们的笑脸与情谊可还依旧?越长大,越感叹那一句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,最初的懵懂,最初的纯真,最初的义无反顾,都还在吗?

青年画家黄薇说,“画画的人,永远是个孤独的行者。他要对付自身、身旁、世界,所有的惊涛骇浪人情世故,用极大的克制力维持创作环境的宁静、安详。”写作的人,又何尝不是?哪怕所有的专注力都在读书写字上,也总嫌时间不够天赋不够,实在无暇顾及也实在分身乏术,所谓人情世故一概抛诸脑后,只是,一颗心太过敏感,又有什么是感受不到、感触不到的呢?

回济南后,一直在翻看从前的照片,十年,二十年,弹指一挥间。当初黏着我的那个小姑娘,已长大成为一个美丽的新娘,我还记得某一年夏天,我带她出去玩,回家的路上,穿过菜场,告诉还未上幼儿园的她,“这个是红枣,那个是桂圆。”而现在,我对她说的是,“新婚快乐,早生贵子。”

孩子们长大了,我当然也改变了许多许多,从前的我,任性,娇气,现在当然要通情达理得多,但离人情练达、处事圆通还远得很,也许一辈子也学不会圆融处事,走到哪里,都是一身的书呆子气,这或许也是我性情之中不变的长期主义。

我常常懊恼自己的记性不好,但从前的许多事,我竟然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不好的、不愉快的,大多被我屏蔽了,我总记得那些美好的、欢乐的时光,记得那时光中的人,他们的声音,他们欢笑的样子。中间并没有任何的误会与隔膜,可是那些曾经喜爱过的人,到底渐渐走散了,疏远了,想起来怎么会不心痛呢?

没有智能手机,没有微信,没有视频的年代,我们彼此写信,彼此牵挂,要坐差不多整整一天的长途汽车,只为见一见彼此,说的也尽是无关系紧要的话,吃了什么,穿的什么,看了什么书,考试成绩,喜欢的明星,对未来的幻想,说话的人和倾听的人,都一样激动不已,都一样眼睛闪亮。那份真情,到底去了哪里?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说“抱歉”,那我愿意先说,抱歉,是我走得太远,我没有道理要求你或你们,还在原处等我回来。

我喜爱的作家陶子说,“一生总该结交几个亚麻餐巾般的朋友,朴素体贴,老了以后一起喝茶逛街时可以说:我们的友谊也旧得很好看。”我从现在开始坚持,希望等我们老了,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参加孩子们的婚礼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## □付桂香

秋风起时,便是那肥美的火燎蟹子涌上市集的季节,也是我们村里家家户户埋头研蟹酱的光景。村子南北长,有五条大街;东西窄,两条南北向的;东西宽,两条南北向的分界线。村子里每条街上都有一个古朴的大石臼,平日被时光遗忘的角落,但一到蟹酱制作的时节,这些石臼便成了村中最热闹的地方,家家户户轮流使用,有时还排起了长队。

我家属于第五生产队,坐落在村北边第二条街上。每当轮到我们家研酱时,母亲总是先细心地将石臼里里外外刷洗得干干净净,仿佛是在为一场神圣的仪式做准备。随后,她将那些在家中精心挑选的螃蟹一一揭开蟹盖,小心翼翼地抠去里面不能吃的部分,再将螃蟹一一放入石臼中。这时,父亲便会接过研杵,开始有力地研磨。那研杵在石臼中一圈圈地转动,发出沉稳而有节奏的声音,仿佛是秋天的低语。

研磨得久了,父亲的手臂会有些酸痛,这时他会停下来,在手掌心吐口唾沫,搓搓手,又继续研磨。我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们也会围在石臼旁,争先恐后地想要替换父亲,接过那沉甸甸的研杵。我们的小手虽然力气不大,但也学着大人的样子,一圈圈地转动着研杵,感受着那份来自大地的厚重与质朴。

研酱真是力气活,火燎蟹子的皮很硬,蟹盖更硬。刚开始研时,父亲会把蟹盖先捣碎,这样能稍微省点力。等到蟹子皮研碎,蟹肉蟹黄也越研越细腻,这时候就更费劲了,酱很厚很细,研杵拖不动,大人尚且费劲,小孩子更是一下子也拖不了,父亲母亲便轮番上阵,这是研酱的关键时刻,如果这个时候偷懒,以后的蟹酱就不好吃,口感不好,用母亲的话说,就是“皮查查”的。父亲说:“坚持就是胜利”,母亲附和着说:“坚持就是胜利!”父亲就会喊着号子,边喊边研,母亲则拿着勺子不停地刮着石臼边,把那些石臼边上的酱推下去,力求蟹酱粗细均匀。说起喊号子,当数我们队的修德大哥,他喊的号子声音洪亮,节奏均匀。不管谁家研酱,只要大哥有空,就会驻足观看一会儿,然后接过研杵人手中的研杵,双手握柄,双腿弓步拉开,随着研杵的转动,大哥的号子也就开始了,“嗨呀地号啊,嗨呀地号——”号子开始了,“嗨(一声)哟——”

围观的乡亲们会跟着附和“嗨(四声)哟——”有时碰巧村西头也有研酱的,听到大哥的号子也会跟着来一声“嗨(四声)哟——”村东村西,一领一和,仿佛雄壮的交响乐回荡在小村的上空。一曲“号子”唱罢,蟹酱研得也差不多了,大哥会把研杵交还给主人,主人接过来再研一会儿,蟹酱就研好了。

待蟹肉被研磨得细腻如泥,石臼内的蟹酱变得越来越细腻,颜色也越来越红,母亲便会按照一斤螃蟹四两盐的比例加入食盐,用勺子搅拌均匀,这时的蟹酱因为食盐的加入,会越研越稀,越研也就越轻松。随着研杵在石臼中有节奏的磨动,那蟹酱的香气逐渐弥漫开来,像是一种无形的召唤,引得周围的邻居们纷纷探头过来询问。母亲总是热情地邀请他们品尝,那份淳朴与热情仿佛能驱散秋天的寒意,让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。蟹酱呈现出诱人的色泽和浓郁的香味。整个过程虽然辛苦,但全家人和周围的孩子们都沉浸在这份简单的快乐中,笑声和交谈声交织在一起,让这个秋日午后变得格外温馨。

当最后一勺蟹酱被装进坛子时,我们的工作也告一段落,坛子用层层塑料纸封住,扎好口,放到阴凉地方等待发酵。看着这一坛坛亲手制作的蟹酱,我们的心中都充满了满足和自豪,这些蟹酱不仅是我们的家人一年中的美味佳肴,更是我们辛勤劳动、家庭温情以及邻里之间深厚友谊的见证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蟹酱在坛子中慢慢发酵,味道愈发醇厚。到了冬天,当大雪纷飞、寒风凛冽时,我们便会取出这些蟹酱,熬菜时放一勺,奇鲜无比;大葱蘸蟹酱、蒜泥拌蟹酱是最好的下饭菜;一勺蟹酱打上一个鸡蛋,放上少许葱花,蒸一蒸,配上刚出锅的玉米面饼子,就是最难得的美味佳肴。那一刻,浓郁的蟹酱香气与家的温暖交织在一起,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如今,虽然已经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地,住进了城市的高楼大厦,但每当秋天来临,火燎蟹子大量上市的时候,我总会想起那个忙碌而温馨的秋日午后,想起我们一家人以及邻里围在石臼旁研蟹酱的情景。那些美好的记忆如同那坛坛蟹酱一样,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底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(本文作者为莱州一中退休教师,山东省作协会员)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## 研蟹酱

【局域网】

## 做一个长期主义者